



官板

詩集傳通釋

卷五之七
國風

第三册

DE 12
969
3



969
3

詩卷第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

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為青州

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氏

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與吾太公望于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太師文王崩

武王平商封於營丘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

多歸之故為大國熊去非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得百二齊



首章蓋謂意惟無起於寢安而微戒多忽於逸欲惟齊之賢妃則不然現其御於君所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鳴視朝此定制也今雞既鳴矣吾意會朝之臣亦既盈矣吾君固可安於寢哉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

楊見字曰朝字虛說不指殿階故注云會朝之臣○徐玄扈曰月光似東方明若蠅多與雞色無異似處特其不安於寢而致惕於心者真有聽於先意視於無形一語是章故以疑似於妃之耳而沈悔於妃之目者不認以為真也○又曰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敢自啟故朝盈朝昌極其意也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說通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之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二章既而再告曰別色視朝所此常規也今東方明矣吾意會朝之臣亦既昌矣君固可安於寢哉然其實非東方之明也乃月出之光也蓋其恐晚之心常惕於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以為真見耳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末章既而又三告曰夜將且則百蟲作今也虫飛薨亡則夜將且矣當此之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盡哉但群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以君為恥欲急改皆散而歸以憎子矣然所以憎子者由我以我之也與乃以我之故而并子為憎乎夫以我之故而憎子乎此固我之可懼而子亦不可以身而甘受人之憎也是高可以事寢乎或夫賢妃之三如此可謂詞愈切而意愈至矣徐儂云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曰吾於同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及以已之故及君其言渾厚和乎深可玩味

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今青齊淄德棣等州是其地也愚按青州即今益都路齊州即今濟南路淄州即今陽路與濰州德州棣州並隸山東東西道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季迂仲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孔氏曰以其君荒淫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君警戒其君之語

蒼蠅之聲也蓋其恐晚之心方惕於未聞之先故聞其聲遂以為真而不覺以雞鳴告矣何暇辨其非之鳴也哉

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輔氏曰一章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疑於耳也二

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為君焉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愚按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不甚似者而以為真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且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

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子為憎乎王介甫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脩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卬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首章若謂田事以便捷為貴而能擅其美于時者恒鮮也以今墾子之獵也豈猶指于升高歷險蓋便捷之至矣一目雷我手

子之還

旋音

今遭我乎徂

乃刀反

之間

叶居賢反

今並驅從兩肩

今揖我謂我儂

許全反

今

賦也還便捷之貌徂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釋文曰亦作翹

孔氏曰獻肩于公則儂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肩是大獸故言三歲

捷輕利相稱譽如此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儂而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愚按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叶莫反今遭我乎徂之道叶徒厚反今並驅從兩牡

今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賦也茂美也

嚴緝以子之便捷還然遭我於徂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而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儂利也以子之能當且見推此自矜於黨以氣陵之之辭

○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雅

曰狼。牡名。獾。牝名。獾。音歡。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謝疊山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

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首章以為婚。猶乃人適之始。而後文

尤婚。禮之先乎。今于歸。不有以昭一時之盛乎。我始至。君子之門也。則見其俟我於門屏之間。而將揖我入矣。此一俟也。其夫婦相見之始乎。但見有充耳為其應。頊之廣也。以素色之錦為之。非其質也。尚于頊之頊也。則以瓊華之美。在為之昭且交節之容。其服色之鮮。密其得于若觀。猶尚訓加以瑤。

欽定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許重。高。每章各舉一色言之。非充耳之屨易也。○徐氏曰。凡言瓊華。云云。皆指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

同上。

俟我於著

直據反。叶直居反。

乎而。充耳以素

叶孫租反。

乎而。尚之以

瓊華

叶芳無反。

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曰。門屏之間。謂之寧。

充耳以纊。纊。懸瑱殿。所謂統。膽也。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

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

知此詩是說何人所說。尚之以青黃素

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東萊呂氏

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

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李寶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亦美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
 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平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華瓊瑩皆玉石光色。謝疊山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東萊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微言云：說者謂各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之，初无判意，然焉知非別國之文，素知此礼者耶？且詩疑託為婦言，亦非出自彼婦之口。

著三章章三句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赤朱反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歐陽子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叶宅反兮。履我發叶方反兮。

興也。闈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

說約之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室，陳行之曰始出，而女已在室，月既出而女乃在門，則東就者於一日而始行去，言其情之速也。無已也。○徐氏曰：室在寢內，闈在寢內，○素元峰曰：此女蓋旦乘而當去者，東則在室，去則在闈，自室而出於闈，將行。○戴岷隱曰：日出早也，月出暮也。

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迹而來暮則躡我之迹而去也

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叶謨**顛倒**都老**衣裳顛之倒**叶都**自公召**

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別**衣**衣**之**之**自公**自公**召**召

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首章蓋謂人君之舉動皆宜之從違係為政與居有節而無節者將則政以行而事以治矣何君之不知耶今夫別色入朝此常禮也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裳蓋將為入朝之行也夫豈夜顛倒於未明則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未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於他日而有不召者吾將何所依據哉許慎曰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恒於晚又有倉皇急遽之狀故其顛倒也此○又曰本以已之早於君之尤早而君命又未召蓋猶以為晚矣此日既早則他日之早可知有使人莫可遵守守是陳待之曰人君惟與居無節斯號令不時而臣下之奔走伺候者亦將無可守信此詩人所以刺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自公令**叶力**之**叶力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為乾兼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叶博**狂夫瞿瞿**叶羊**不能晨夜**叶羊**不**

夙則莫叶羊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

未章夫以死節之與居行不時之誦今是豈有所准知而固然哉矣折柳以藩夫圃其固若不巨恃者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其內外之限明也晨夜之限昭然甚明亦猶是為則亦無難知矣顧乃昧晨夜之候違候與之節不若早則失之昔而元一之期焉吾從君之將何以為守也哉黃佐曰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為牆之可恃然柳之內乃也柳之外乃也故其限甚明

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任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

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孔氏曰挈壺氏以水

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於每歲之間加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漏刻不明

首章若曰不可謂者男女之倫不可弛

者夫婦之綱况人又為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甥崔氏然而高大也而邪媚之雄狁在于其上者乃姦夕然以求匹焉彼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於是哉且魯道平易齊子既從此道以歸於魯矣則有室有家不容以相瀆也哀公何為而復思之哉

欽定沈氏曰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婦人人焉自也舉告父母通嬖灼者見婚姻之正也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歸魯桓桓之意主齊襄惡之也○蘇氏曰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之衰公之行如雄狁之姦其以人君而為此行也

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叶胡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曰對

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左傳云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

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

通焉者也孔氏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愚由從也婦人謂

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

而行邪行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

如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綏。如誰反雙。叶所反止。魯道有蕩齊

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

可亂也。言與叔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耦，冠綏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

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言與叔曰：此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

之以淫泆者何也。

○執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

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執，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毛氏

微言云：三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襄公之耦，隱比之反者，齊子由歸，明其魯桓之婦，非襄公所宜思也。若云既歸之後不可思，則未歸之前可思矣。然使齊襄得行邪行者，良由魯桓不能制其夫人聽之如齊耳。故下文遂有魯桓之判。○稱齊曰冠之下，結者為繼，之垂者為綏，此又佳方，可對結。

三章夫齊君之縱欲也，固不免于亂倫之罪矣。而魯君猶不能以義制之，寧不有愧于夫道之綱乎。彼齊之麻者，如之何，必先衡從而耕治其田野矣。娶妻者，如之何，必先通姓名而告其父母矣。今魯君既生父母而娶矣，是宜端刑之，守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其放焉。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

嚴緝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功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胡康侯曰：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曰此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採桓公治其本也。

事章彼欲析薪者，如之何，匪齊弁則薪不可得，而析矣。欲娶妻者，如之何，匪媒約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魯君既以媒約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其心，杜邪言以開其意，曷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夫詩人一則刺齊襄，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尚無片言及之。若曰此猶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惡，亦亦厥矣哉。

日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畊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畊曰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呂東萊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姦而至於極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呂與叔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也。愚按：娶妻固必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考桓公即位三年始娶文姜，時惠公仲子之薨已久，則但告廟而不及稟命矣。其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自相議婚，則不專由媒妁矣。是知二事皆正桓公之所少者。又况公不親迎，而使羽父逮平齊，僖送女至，謹公乃往，會可謂重於魯公而輕於夫婦之倫矣。是其不謹於正始，宜乎姜氏之欲馴致

於鞠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

侯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傳曰公將

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

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歷遂及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

桓也

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孔氏曰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無田

音佃

甫田維莠

羊九反

驕驕

叶音高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音刀

比也

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

則草盛矣

無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

時人

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蘇氏曰田必自

其小者始

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

者也

安作者之所冀也安作則事不遠妄想則心徒勞

前章若曰天下死速敗之切君子不可持蠶等之念何以言之彼田不可不治也然曰大則難為力小則易而申田也田而力不給則難為力而張主矣人不能以死思也人遠則難為期年死思遠人也人遠而人不至則其心切也而憂勞矣然則人之慮十勞大則必死可大之理忽近而遠則必死可遠之理黃氏佐曰上二章言蠶等之無益末一章言循序之有成正示人不必蠶等也先後自相承○又曰田有大以有遠近喻事亦有大小遠近也若說理說其下城安物角都是說理又何以為此耶○詩曰台曰築之特然獨出之自切之惻然不特之自○蠶等曰蠶之等皆言人力不及其甚其甚其甚長其甚也何如驕驕結傲之狀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反

比也。祭祭猶驕驕也。東萊曰：驕，祭祭皆根莠，侵凌嘉穀之狀。怛，怛猶怛怛也。

○婉兮變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比也。婉變，少好貌。卬，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孔氏曰：弁者冠之大號也。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適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嚴氏曰：童子總髮，其髮以兩角，如卬字之形。○微言，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顧隣，初曰總角，喻近小戴弁，喻遠大。其上二章相形，非相對之語。○梅傲，強曰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衡明悟處也。可謂善說詩矣。
末章夫躡等，既无所益，孰若循序而有成乎。維彼童子，年方幼艾，而婉變之可愛，時方擗角而壯，然其下垂視之成人，固自間矣。然見之未幾，且突，蓋戴弁以出，遂躡於成人之列。此豈躡等而強求之哉。蓋童子乃成人之漸，角有戴弁之斯，循其序為則，勢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之事，能循其少者求之，而至於大，能循其近者圖之，而至於遠，豈未有不詣其極者也。何以躡等為哉。夫人當知所循，序矣。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重，大環貫一小環也。鬢鬢，鬢好貌。

○盧重鍤其人美且偲

賦也。鍤，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偲，多鬚之貌。輔氏曰：仁

許南台曰：鬢，鬢雖是鬢，鬢之好，亦田獵時所見如此。蓋皆武官所當也。許氏慎曰：鍤，大鍤也。六帖：盧，黑也。鬢，但見武官意。

也鬢與偲則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愚按左美其貌也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愚按左

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弃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顯

盧令三章章一句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古頑反叶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敝壞筍筍也魴鰈大魚也孔氏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鰈魚其大盈車子思問

曰如何得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是則鰈為大魚也歸歸齊也

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筍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

微言筍本所以制魚惟敝則不能制所以源刺魯莊之微弱也其意唯之有出入自如不復限制之意三程字有味見車馬僕從皆不俟莊公命而唯文姜之身從也○又曰嬖人有三從○可見莊公自防母之理在○又曰詳文致意從行者隱然見母即雖制其從之者謂何

鄭箋云每處為一開明厥別處各有開衛故又受厥言開也

防閑文姜胡旦曰魴鰈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筍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

弱不能防閑也○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胡庭芳曰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從責莊公不能禁之之意在其中矣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魴孔氏曰陸璣云魴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

日罔魚得魴不如罔茹埤雅曰魴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魴也如雨亦多也楊氏曰如

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

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維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輔臣曰如雲盛也如雨多也如水典之
俱流而不止也飭解飭解俱言
其大耳唯公則言其六出入之自
如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灼胡康
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
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于道也杜氏曰禚
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胡康侯曰兩君相
地見享于廟中禮也
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
諸侯甚矣杜氏曰祝丘魯地
胡康侯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
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胡康侯曰防魯
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
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
莒胡康侯曰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
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
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
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

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
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
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
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
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
是以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愚按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
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
嗣位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
會齊侯者相望於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
屬之桓公乎屬之莊公乎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薄薄普各 簞芻朱韜苦郭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

反倫

詩通釋

卷五

朱克紆曰四章反覆刺其差惡之心
非人也其文姜之語乎○陳如溪曰
疾驅齊境而魯人皆道宣魯夫人
而但言齊子此詩人微詞

孔氏曰斯千下楚筆字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也車之蔽曰蒲謂車之後戶也
徐微曰魯道有蕩以見其為國人循目之地曰齊又曰豈弟曰翽翽曰蕩皆極言其醜觀無忌之狀○微言夕宿於此而從此發行故曰豈弟即古詩朝發陽城之義但言其豈夕而不言其何為醜之也

呂東萊曰齊子豈弟言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備同聲○微言翽翽自得之聲游敖自恣之意

言通釋

卷五

賦也薄薄疾驅聲篋方文席也蒞車後戶也孔氏曰謂以竹為篋蔽車之後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乃禮反潏潏魯道有蕩齊子

豈開改反弟叶待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潏潏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音問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翽

翽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遊敖猶翽翽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謝疊山曰豈弟曰翽翽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耻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序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昌兮頌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

寺通釋

卷五

十三

首章意謂夫人之身惟威儀所之望而技藝所以多君子之能也之者鮮矣猗嗟我公其威儀技不昌焉以言其威儀也倅其劍履倅倅之可觀各止則抑之若揚而掩美目則揚然而動也巧趨踰則也其威儀之富固如此以言其技注之法妙巧力之至天射則中子衛大射也賓射則中子正賓射賦也其技極之曰又如此

徐傲曰此詩三章皆於嗟嘆之中寓
不言之意蓋觀其所美而其所大則
者不言可見也
嚴粦疏曰由礼注曰行而張足曰趨則
趨疾行也傳曰踳巧趨歛

錢氏文子曰言在進退高下不失其宜
也

通解此章當創盛已備下文威儀技藝
之美蓋以次章名字互看知之此句是
綱領也頌而長曰句威儀之盛末句技
藝之盛下可類推

三章稱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
而不可名焉以目則黑白分明而
清明之可美以儀則終事無遺
而或禮之莫愆其威儀之可名
如此且廣射於日雖極射儀之多
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藝之
又如此以如是之威儀技藝則不
以示法于魯而亦可以取重于齊
為我齊之甥而無愧矣

徐傲曰稱其為齊之甥而因以明非
齊侯之子見其射足以禦亂而礼不
以而淫詩人之善立言○論衡曰人心
慧而多采○微言後既成其不可選
也相似只應接愈煩而後愈密
之謂必到終事而沈無遺方見其
成○孔氏曰是鴉鳥也小而飛捷蓋
於布以為的○嚴氏曰六一展字便
見人以魯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
諱護之詞以訛之
○衍義射有三等將祭擇士射于
澤宮為大射諸侯未朝共之射
于朝曰賓射燕賓密射于寢曰
燕射棹皮曰鵠畫布曰正此射侯
而曰正蓋賓射也

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輔氏曰抑

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抑揚目之動也踳趨翼如也

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愚按射

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侯不出

正音征今展我甥叶桑今經反今未詳侯不出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

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

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楛賓射則張

布侯而設正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

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

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

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王射五

正畫中朱次自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

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

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綵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

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展誠也姊妹

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

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

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

誠非齊侯之子矣

詩中言曰齊共昌不同昌是言盛之意亦見賦之意○黃氏佐曰記言也音必及于威羽施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舞是兼文武言○鄭氏曰射必由朱象有

其事於四方○晉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
主章倚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不而
身為語其目則清然而明語其揚然而美婉乎其可愛也其威儀於此可見矣時子舞也則選焉而美時乎射也則中焉而貫乎其華且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誠可亂焉技藝之要又於此可見矣持而會之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人所不忌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也詩人嗟嘆再三則莊公之大闕者不見矣

○猗嗟變叶龍兮清揚婉叶許兮舞則選雪戀兮射則

貫叶扁兮四矢反叶孚兮以禦亂叶靈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者揚眉之美者婉亦好貌選異於

眾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

矢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反復也中皆得其

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

長上聲萬可見矣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

長萬宋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

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

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

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

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

可易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

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

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冷下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意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謝豐山曰一章射則賦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

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為我齊國之甥
今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今莊
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
禦之亦可惜也季廷仲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
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
乾侯之禍漢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
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沂義齊始伯也晉代吳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魏而後唐鄭先衛者也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魏境內有

其都爾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

賢之遺風焉呂東萊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

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鄭氏曰昔舜畊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甲宮室此儉約之化於是猶

存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

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愚按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

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愚按今河東山西道有河中府及解州蘇

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

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蘇氏曰檜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

首章言禮貴於中而不可過於
則必為迫而多至於失禮矣吾于
一履用之于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
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月庶見然後
乃以之禮裳使非其禮矣凡裳
之治其要為凡衣皆統于禮又
通要禮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
禮之畢者矣是何其褊急之若
微言一章刺褊急以華言後一章
推其所以刺之故以心言○鄒峰山
曰按四句皆是褊急皆由俗之儉
蓄來○微言雖裳而使未庶見之
女為之只女字便見刺意註又云
字可味若有不能少待者然非非形
容其為褊急○又云裳統於要衣
統於禮○又云好人二句以要衣
象褊以飾言褊心寬說而難當在其
○又云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必左
左者地之左也如賓主相接主階階
西階則左是王位○蘇氏曰君子之為國
致遠而極廣為政其詳也抑可以不
今葛屨而以履相方其暑也將安
用矣婦之未庶見也而使之縫裳
其成為褊也將中使之矣

范祖禹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
要褊之功其儉甚且急亦已甚矣
孔氏曰要裳胸襟衣領也

手章然足仔人也自其外而觀之
搜身中節而進止之有度死於左
避而避讓之有節其容身之美有
如此擗髮之掃以象骨為之佩之
于身于以備其用焉其服飾之盛
有如此者以是而觀宜若無可刺矣
惟其使女縫裳褊既成而遂服
之則其心之所存于褊急而監
寬裕之意豈足以為刺而高聲
之咏作耳不然儉亦美德也何以
刺哉
徐聖期曰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辟
右就左○陳用之曰以象骨擗首因
以為飾名之曰擗蓋有事則為飾
無事

詩通釋

卷五

儉也苟于儉蓄
今有盛焉彼葛
乃可以履霜用
可以執婦功勞
皆統于受又使
使之治其褊為
之若不俟其要
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反吉黝
葛屨可以履霜
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
女手可以縫裳要

於遙之褊反紀力
之好人服反叶浦
之

興也糾糾綌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履
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
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謂無舅姑者婦入

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
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
行亦未
成婦也 要裳要褊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陘隘其俗

儉蓄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
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蓄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
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
可使之 又使治其要褊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
所作

○好人提提徒今
死於阮
然左辟避音
佩其象擗反帝維

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
讓而辟

者必左
主故就客位
擗所以摘剔
髮用象為之貴者之

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

促如前章之云耳
輔氏曰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
副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

詩通釋

卷五

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序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慕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

李迂仲曰：魏地陜隘，故其耕作無所，衣食不足，其民巧於趨利，其君儉嗇，嗇於財，褊急而至於謀利，不能以德化民，所以風俗之敗如此也。

首章若曰：晉人之所以稱重子時，而非區區以答論也。何今日之俗乃而徒不亡于量也？彼汾沮洳之地，言采其莫矣，彼其之子，則晉人朝而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無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態，似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徐氏風彩曰：以賤車生下地，悅有微美可採，與之子有美而不之觀。

徐倣強曰：殊異云者，言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轉其語以為刺也。三章無度，陳行之曰：美無度，言奢侈修整不可以尺寸度量，猶言不可枚舉也。如英、如玉、節之閒，後逸開雅如華華之可愛，如玉、謂春節之閒，須盛溫潤如玉之可愛，英、式位曰：如英如玉，皆聲自若於外者，言凡為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者，必連禮故，符以刺微言。○鄧潛谷曰：葛屨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也。然夫子寧儉寧同矣，刺之明儉之有禮也，易民風之道也。曰唯是為刺，明他無刺焉耳。曰美无度，徒異公路耳，斯刺也。因其美，美其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軫車。二章彼汾一方，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掌其事之行，列而容節之閒，後逸開雅其美誠如桑矣，桑何中之所存儉嗇褊急而計較于分毫之間，殊異乎公行之度焉。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孔氏曰：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纒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 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愚按：扁鵲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藏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

未章彼汾一曲則言采其蕢矣彼其之子掌公之公族而卷前之間溫潤鎮密其美誠如玉矣奈何中之所有儉蕢福善而終蕢于瑣碎之末殊異乎公族之度為不亦深可慨乎是則儉可也儉而不中禮不可也觀是詩所利而當知所以用中矣

邦氏曰子德信美無度矣然其采蕢之事則非公族之也○張七澤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玩二詩所謂中者皆蕢采桑采蕢政典公侯侯拔園蕢去蕢歸者相及為有蕢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若止是儉高亦未見可刺○趙士會曰玩詩全無刺意儉高福為未何見之即以末句謂其入無善介氣習亦何不可

許益之曰公族公族大夫也采蕢采桑采蕢知氏之事也夫而為知氏之事是忘利而用心補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氏之利何此所以與刺也○以為贖且曰勿更非非國之利策彼當國者之所為以已是在矣而子人情復于故習而不能灼于未然則我心之愛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贖一則曰何其特未之也也誠思之則知况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愛之不服矣何暇以贖而非我哉徐微茲曰彼是愛其國小無政因愛人不和而可憂○黃氏注曰以核充徹以愛度曲此與意疏義謂桃樹則前而納之心憂則出而寫之非是○微言歌謠逆言合如此解不然歌亦不必其合字也○徐云卷曰我歌且謠云是愛之所當一云是當其妻夫入有所惡若存則必有所寄以舒其懷抱二說原不相左也○又曰我方以為憂彼愈以為憂而以我為非非世人情大都不如此二端此固足以日迷而亂亡接踵也若以憂者為是便能警悟國運又何亡國敗家之有

汾一方古語皆然也○蔽音微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宦卿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績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蕢水鳥音昔也葉如車前草孔氏曰蕢牛唇

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寫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

適嫡子為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子弟是公族主君之

同姓也厲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首章意謂天下之事有憂之形者衆人方以為憂殊不知有其漸而未及發者乃其所深憂也彼國有桃其實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註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音將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音齋

興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歌謠對文如此

散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

園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子曰此詩憂深思

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

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

吳省菴曰：是者言式之固宜無更張之令也。何其指教諄言。

許南台曰：固極本行國說未盡出遊則似於旋志不羈故曰固極。○微言惕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思。何措曰行國散步國中如楚原原行吟澤畔之語。

次章園有棘則其實可以食矣况我過十國而无政則此心之憂敢誰未已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為難釋勿无所止極且曰彼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能何為哉夫然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而未之思故耳誠思之則知死政之致政將不暇非我而自愛矣奈何其不思也哉。

主章上三章歌詠是憂至千也行國且憂於行國注歌詠之不足說未也。

朱子曰：或云此也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詩園有三章而三章者在人觀之何如耳。

首章謂夫往彼者人臣之義名親者人子之情自垂之行役于外也去親遠而音問疎殆有不能為情之甚者于是涉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恒于岵焉寄之矣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視之手吾想父必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易以犯難難慎處斯可得全尚其慎之或忱可以束歸无止于彼而不来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

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爾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東為棗並東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謝疊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

吠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

微言孝子思親而即體親之意形之詠
詠則已之想念不言可知既思其父
又思母及元一體之情真是體然
徐微曰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
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
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慎者
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
劉元城謂末二句自微自怨可以見忠
孝之心亦善發詩人之旨者也○胡龍
曰吾儕方作吾何敢以不作吾儕未更
吾何敢以往息至重不得自如上○唐
純字曰所賴養父母者幸有元在而
敢忘之夙夜必能見離我同胞而共
同儕為侶亦至情所寄
註鍾惺曰沈未者不敢必之詞

孝子思親而即體親之意形之詠
詠則已之想念不言可知既思其父
又思母及元一體之情真是體然
徐微曰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
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
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慎者
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
劉元城謂末二句自微自怨可以見忠
孝之心亦善發詩人之旨者也○胡龍
曰吾儕方作吾何敢以不作吾儕未更
吾何敢以往息至重不得自如上○唐
純字曰所賴養父母者幸有元在而
敢忘之夙夜必能見離我同胞而共
同儕為侶亦至情所寄
註鍾惺曰沈未者不敢必之詞

孝子思親而即體親之意形之詠
詠則已之想念不言可知既思其父
又思母及元一體之情真是體然
徐微曰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
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
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慎者
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
劉元城謂末二句自微自怨可以見忠
孝之心亦善發詩人之旨者也○胡龍
曰吾儕方作吾何敢以不作吾儕未更
吾何敢以往息至重不得自如上○唐
純字曰所賴養父母者幸有元在而
敢忘之夙夜必能見離我同胞而共
同儕為侶亦至情所寄
註鍾惺曰沈未者不敢必之詞

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人念已之言曰嗟乎我
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
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
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岵 今瞻望母 今母曰嗟予弟行役夙夜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與傳正反當是傳寫誤也愚按集傳

釋岵岵之名不從爾雅而祖毛傳亦如卷耳之釋崔嵬與祖也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

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 今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叶舉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

賦也山脊曰岡陳少南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

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

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愚按詩人以已之思親而

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

其忠孝之心矣近世如陳后山憶子詩曰吾母

亦念我與爾寧相望尤足長人孝愛之情也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 今桑者閑閑 今行與子還

今叶音

詩通釋

卷五

許南台曰此詩只說不樂仕非見微而作之意○蘇方山曰開之固是往來自得更有點漆不知理亂不聞憂○徐敏公曰開之豈果有適於池之舒而不迫自桑者乎如云老農老圃不同其為桑植桑者也○陳行之曰味一行字雖未處不殆隱此時心已不可掩矣此子之子指其友言非指桑者○十畝之間如一丘一壑之謂

孔氏曰云進兮相呼而共往

首章若曰常人見利而動者即與心而望有不測者遂生怨尤之念魏不然彼其坎也然用力伐檀將以為意欲食力于車也今乃寘之河之河水清漣而无所用是食力之石人處此鮮不悔于用力而愛其初志為吾三伐檀以食力也仇之稼穡以以得獸也若不獲不穡胡取禾三百廩之多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是欲得食者必當為其事也為其事而不得食則亦豈適其所窮耳豈可因此而有悔哉夫不以力之不遂者自沮而以事之當為者自勵故君子兮有廉靖先求之節而先有自求食之心真可謂不素餐者矣

微言三章一意是近君子之志而美之自食其力固是勵志食力不遂而甘窮餓亦是勵志所謂窮且堅者○徐云尾曰此君子只是介石自守三士伐檀亦是借意此稼穡狗彘一例者非心真伐檀也寘之河干亦言為其事無其功耳○曹氏曰檀不堅故伐之豈攻之然微言事但可行於陸今河水清漣魚所居之便見其野過之窮矣不必問其為車將何所用也人之所以不用者謂何○嚴氏曰伐檀則師勞苦之役河干則在窮窶之流○曹氏曰用伐檀不得食然非伐檀何以得食故復借稼穡言之○

何楷曰逐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三百廛則三百夫之家也

黃實夫曰食君之祿不任君之事者謂之素餐非不耕而徒食也

詩通釋

卷五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呂東萊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外叶五今桑者泄泄以世今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坎坎伐檀叶徒今寘之河之干叶居今河水清且漣力

者彼則以不素餐者矣

反猗於宜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直連今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貆音暄音今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今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于厓也漣

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詩攷曰魯語詞也書斷斷猗大

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太宗師曰而已反

猗林氏云種之曰稼歛之曰穡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

穡若散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孔氏曰廛民狩亦獵也貆

貉類鄭氏曰貉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

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

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

詩通釋

卷五

九二

六帖此君子只是先事後食介石自守
之上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特獵一
例非必真伐檀也實之河于言為其
事無其功耳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
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與者流
也豈非矯人觀乎○稼穡而得禾也吾
粳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耳之若不稼
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林彪
曰胡取胡可取也胡瞻胡可瞻也
黃氏依曰胡取胡瞻如云休想也
氣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意報瞻不
之亦遂就別人說○稼穡曰窮餓如
此而不重方是不幸貧云○稼言
伐穡伐輪雖此言伐不實蒙上伐檀說
未賢者承其事宜分註以為述其事
者只推說其食力之志便是他事也
○之曰承生二曰特非泛指獸言

三章坎坎用力伐木以為輻將以行
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夏之河之
側兮但見河水清且流而無所
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
則不以其而遂阻也以為人之謀食
者貴於用其力苟不稼不穡而三
百億之禾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
之縣特胡瞻也吾惟為吾所當為而已矣而食之不溥又嗟悔焉是彼君子也謀食不遂而志且益堅真能不素食者矣

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
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輔氏曰
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
食雖多而此二者為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
悔者詩中雖無此意然觀其志之所有如此後世若徐穉
而詩人又以為真能不素餐者當有此事矣
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愚按後漢徐孺子家貧
蓋其厲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
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為之
事相稱則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
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者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反今真之河之側叶莊反今河水清且
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今彼君子今不素食今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

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

為十萬也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今真之河之澹順倫反今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鶉純音今彼君子今不素餐素門反叶今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困囿倉也鶉鶉屬熟食曰殮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
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
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

呂東萊曰此特勞觀者之辭若伐
檀君子方且陶兮不改其學豈較
短量長者哉

首章蓋謂國以民為生民以食為
民所以為生之資也而碩鼠取之則
矣碩鼠碩鼠尚當節年之食而元
使其所取也約而其為害也暫耳
也今三歲之久而習於女女仍縱其
為吾何以堪命耶夫既西其害
尤夫全我之地吾今逝將去女適
也先害人之罪而吾之乘得以收
而善之亦得以資而用之不亦
許申台曰此詩託言其他喻不
為尊者諱不欲直斥之也只順文說
去不必分別而正意自在

嚴氏曰碩鼠指聚斂之臣也○范華陽
甲辰出外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聚斂
主所以去也○許自雲曰詩人欲直彼樂
土固畏其強而欲去之亦意望料想
之辭○沈仲容曰樂國樂邦必欲言
之渴想而善於彼何樂輕去其國如
此○何楷曰得我所枕言得其所安處
也

鄭氏曰碩大也言女無復食我黍我麥
三歲矣曾無恩德未顧眷我往矣
將去女其之訣別之辭

微言豈必大有道之國只無食黍等
害便是樂土又抑於此而得申其土
便其相直故曰愛得我直彼其害
故哀鳴若出境則言永不及矣故曰為
誰永號○唐純字曰苟得出此境即在
彼國之郊外亦幸矣語意加切如此

詩通舉

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
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耳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

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

去之也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

去女云者則是將去而猶有不
忍之意也不然尚何言之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

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謝疊山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

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

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

詩通舉

卷五

二十四

嚴叔曰碩鼠指聚斂之臣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于民國史顯其事于篇端但曰刺重斂耳云云下卷
李廷仲曰古人嘗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民財而不知輕斂之得民財也重斂則民貧民貧則去而之他則國愈貧至輕斂則民富民富則遠方之民皆踴躍而歸之民歸之多則國愈富矣是以為人君者當以人民為一家君知父民知子未嘗有子當而父復若君民之分既如父子則安有翻然而去也今也君既不恤其民而重斂之則民之飢寒踴躍之骨體而何以使民愛戴其上哉

徐云危曰我願氣於魏風之末以見并於晉之由

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重斂漸

漸以稅使困也解頤新語云蠶食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

其君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

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陜而福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詩卷第五

詩卷第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

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周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

日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

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

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其地土瘠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奔晉又都絳也

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河東

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

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

舊號耳愚按叔虞封唐變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

而不可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

君于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摠各其詩為唐以

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

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

如此春秋欲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

不作不可也

在今絳州愚按今大原路改隸寧路今絳州

有曲沃縣絳縣並隸河東山西道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

無已大音恭康職思其居叶音好呼報樂無荒良士

反俱具

直慮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今我不樂音日月其除

反允橘

之促織陸機曰一名蜻蛚里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曰

語曰促織鳴懶婦驚

九月在堂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

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矣

除去也大

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

間終歲勞苦不能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

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

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

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

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

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輔氏曰今我不

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

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嚴氏

詩通釋

首章言謂民生固不可死及時之樂彼蟋蟀之為物雖微而天時之變遷堂殿忽已暮而農事亦已矣若友舍我而去又將有事于農而不暇為樂樂節易至于無節今日之樂得康乎彼吾身之中有所居之常分而為吾人之所當事者皆兢兢業業以而無荒漚之失若彼良士之常慮以自寧焉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無矣

微言歲晚乃敢燕樂方樂之慮相而見憂節之意○鄭山曰此詩言憂而憂愈切首言居於是年分常事則及其餘矣於於是道而倫之憂則操危慮深語益加切

主章四句分上是感時以為樂下是相戒以節樂月其澤乃承上起下之詞賦思其居謂賦分之所當為也於歲所檢之農事是也良士瞿瞿之說

唐杜牧曰首語無相勸意亦無相戒意然已起憂思之端至職思其居使有懼人顧慮先章○卷微故曰務閒之日月將舍我而去則農時後無有不暇為樂之意○微言能思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樂自不至於過好樂無荒二句上上語不是着力說非又欲取法古之良士○黃氏佐曰既為思慮所不及如何又可指寧○八虛說意味自長

二章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邁而農務又以時季而不違為樂矣於人情易易樂易至於元節今日之樂得元已過于樂而太康幸彼所治之外有當益之飾功古之良士所以為之備者蓋亦顧念其所治之飾凡夫事業出平帶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熟思以備之使其雖好樂而元荒荒之失若彼良士之敏于樂事雖亡於不敢以自愛為則意外之患可預而今日之樂亦可常矣

韓卿云思之雖固而為之不敏則亦益矣未章蟋蟀在堂而役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邁而農事又因事而必矣是固不可以不樂也然樂不可極得無已過于樂乎蓋亦顧念其成之所憂而出于臨時之不及辨者蓋慮預防而深為之戒使其雖好樂而元荒荒若彼良士之敏而有節有遠慮元近憂休之然而獲其安斯可矣豈可馳而忘返哉夫千歲之既矣而始相與以為樂于樂之方華而遠相戒以節樂可見唐民之勤儉而俗之所以厚也自非先聖遠國之遠抑何以教是耶

許南台曰休之根上憂夫惟憂則不至於危亡此所以休也休之是憂頭履意○張南軒曰人之情惟其急於欲隘拘於一曲則其慮不能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自謂不可不憂所以自樂者夫有以自樂者蓋其和豫而元拘迫之患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及得則夫政之所當務六夫志之所當防者斯可以以而理矣

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愚按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歐陽子曰職思其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悄吐刀反叶無已大康職思其愛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休矣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悵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居其

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蹶則見於為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

蟋蟀三章章八句輔氏曰歲聿其逝則不止於歲聿其莫矣役車其休則不止於歲聿其逝矣日月其邁則不止於日月其除矣日月其悵則不止於日月其邁矣職思其外則不止於職思其居矣職思其憂則不止於職思其外矣蹶蹶則不止於瞿瞿矣休休則又瞿瞿蹶蹶之效也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陳壽翁

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

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愚按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濞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詞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

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

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唐自是未改號晉時國名序者便率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愚按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之唐不知大師特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律微曰：前篇以或業為憂，此篇以死亡為憂，故曰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憂以死為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不愈感？○微言：只以有字相呼，見空有衣裳車馬而反為他人所樂，則眼前俱為身外之物，勤苦勞生竟作何用？弟衣裳等皆人生日用之常，無過分過樂之意。○楊見字曰：究其死矣，有哀生之須臾意。

山有樞鳥侯昌隰有榆夷周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

力俱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勸宛於阮其死矣他人

是愉他侯以與也樞莖也今刺榆也榆白粉也呂東萊曰陸璣云

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樞其針刺如柘其

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

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

也○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

隰則有榆矣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

耳衣裳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

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

而意愈感矣愚按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

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

○山有樗音考叶隰有柎女九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

反去九反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

興也樗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樗亦類漆樹

一如柎柎也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

材可為弓弩幹者也陸璣曰柎二月中開花似練而細藥

考擊也保居有也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洛音詩通雅

五

微言末章二字可味有知勿掛念及時行樂之意

微言問多憂則危日短又曰愁多知夜
長何也曰居幽憂鬱之氣遠則雖
短而似長歷初營業死之方生則雖
長而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古
詩所通惟物動則不遠老人非全
石豈能長壽考皆祖述此詩之意
○呂東萊曰呂稼堂軍其始白頰垂
以珠玉玉當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
也乃此詩之意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
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
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
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
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謝疊山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
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
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呂東萊曰前漢地志
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

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蒼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

首章意謂人情之向背每視乎國勢之盛衰武王今日之勢而所以向者
有在矣彼石生于水也今修揚之水其流旋弱而白石之在其上者豈
其晚若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盛強何以異于是哉夫哀

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白石鑿鑿

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巖貌

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

中衣用素素絲也

服先以明衣親身

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

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其後沃盛強

詩通釋

之以蓋其醜耳。此是擬設未然之詞。○從言我聞有命如為某日起兵之謂。但語多說欲幸事便了不可明說傾晉。

未章夫既欲逐其國不可不密其謀。彼水將修揚而舒發則白在鄰而者見矣。然則晉衰而死制沃之勢。沃盛而有傾晉之机。亦是也。故我聞其命心甚喜之。而深為之隱。不敢以告人。為一或告人則机事不密。有害于成。而朱繡朱繡將誰其從。即夫沃晉之沃也。而反將傾晉。民晉之民也。而今乃思沃于此見民心之大可畏。而政治之當強也。有國者可不慎乎。

吳省菴曰：不敢告人，恐告則其謀洩而素衣朱繡之類或不遂。

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歐陽子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叶素衣朱繡。叶先從子于

鵠。叶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

鵠反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我聞有命。叶彌不敢以告人。

命字只作諱字看蓋諱自出謂之命也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

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輔氏曰民為桓叔隱

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胡庭芳曰不敢云者亦以見桓叔之強有可畏之勢不是不告人特不敢耳。○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一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蘇方山曰此以椒之蕃衍與沃之強大
未遠以椒之遠條而實益蓋謂沃
之將柔而得益遠也○黃氏佐曰遠條
只就椒之強方知未文說云云○又
曰碩大無朋言其威靈氣焰之無匹也
且為氣勢深厚鞏固之意

言通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
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
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且歎詞遠條長枝也○

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
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

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陳少南曰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
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躬季迺仲曰陸農師云兩手為躬兩躬
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

而意在彼也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
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何
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繫上之人如
何耳上則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
人臨乎民上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已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
而在上者不可
不強於自治也

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詩通舉

卷六

八

董彥遠云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為
井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今以
兩手為掬則掬大於外矣
黃氏佐曰焉如焉公劉之焉自積久而
言掬云天下歸殷之矣久則難變也
戰國策本寫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
傷其心其都者危其國尊其君者
卑其王正此詩之旨

作微曰三章通是詩人口氣其叙夫
婦之言亦詩人叙述之也○微言首言
在天次言在隅次言在戶以夜之漸深
為序而意實無淺深○徐玄扈曰
此以偶然而見為吳改註用多見
字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惚似
夢之態

嚴氏曰三十宿半見故以始見東
方為在天際娶用仲春三月心星見
則時已晚矣○孔氏曰說苑稱蔡君
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揖而歌曰今夕何
夕兮得共牽舟水流今日何日兮
得共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喜天
此夕也○亦指今夕而言○李樂何者
也失時而後遂願言不自
制故曰幸此良人何哉此語當以意會
首章言謂夫及時會姻者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常者之順而其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仰見三星之在隅則
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
邂逅之在此于于是志願既伸又以
心所慶幸者而相語曰于今夕子以
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於所期之
外而同牢合卺豈忘以釵釵惟惟
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誠有不能
以自益者矣

望外之幸也凡情之所當益者必有以展其情而後愜
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吾誠不知何如其為情矣

二章再觀其夫婦相語之詞有曰吾方
綢繆以束芻也仰見三星之在隅則
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
邂逅之在此于于是志願既伸又以
心所慶幸者而相語曰于今夕子以
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於所期之
外而同牢合卺豈忘以釵釵惟惟
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誠有不能
以自益者矣

末章又觀其夫語婦之詞有曰吾方綢
繆以束芻也仰見三星之在戶則
夜分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
者之在此于于是志願已伸又以所
慶幸者而自語曰于今夕以今夕
而得此邂逅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展
者矣夫婚姻之晚則喜出于所望
之外而飲食歌舞亦未足以盡慶
也其將奈此邂逅者而慶幸之深如
此斯固政亂民貧致之然而相遇以
正而無淫僻之私是尤具風俗之美

言

卷六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天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反子今夕如此良人何反

九

首章若曰夫人莫親于兄弟以其情多之相聯屬也或曰無之寧無望于人手彼有杖之杜若孤特也其葉泮泮然依附之盛如此人無兄弟則行踽踽也死所親厚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共同行哉特以隔形骸分年我不如我同父之兄弟一氣而分情多相雜為能相親而相助也是以雖有同行難見其端耳豈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父亦我之同類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於我之兄弟弟而見耶使不至孤特而有行特賴哉

詩經

卷六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李迂仲曰滌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昏姻雖不得其時猶

未至於滌奔也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

亂也

此二句與行百

有杖之杜其葉泮泮

私叙反

獨行踽踽

俱禹反

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

扶雨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

毗志反

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

七利反

此以特生之木若甚茂而特行之人則无其不如物為與也踽踽上說

興也杖特也杜赤棠也

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于有赤白美惡赤棠于澁而酢

無味泮泮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佐助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

杜其葉猶泮泮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

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

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憫我之獨行而

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

子零反

獨行裊裊

求螢反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叶桑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裊裊無所依貌

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杖杜二章章九句

詩通釋

卷六

十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焉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豹祛起居起自我人居居斤於斤豈無他人維子

之故攻乎古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

稱小居居未詳

○羔裘豹褻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

反叶呼

賦也褻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况禹王事靡盬音不能執稷黍父

母何怙候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此又作此頭至尾而比音又頭言也

比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

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本草注曰

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斛櫟皆有斗爾雅櫟

其實揀釋曰揀盛實之房也其實櫟也有揀景自聚柞櫟

寺通釋

十一

首章意謂事親者人之至情而缺養者非人之得已也何上之人獨不念及此耶彼鴉之性本不樹止也今乃肅肅其羽集于苞栩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憫民之性本不使于勞苦也今乃以王事靡盬而名役于外不能執其稷黍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乎夫人子以行役之改而使父母无所怙恃則失所甚矣悠悠蒼天以愛民為德也果何時使我親此王事予以耕田黍親而

神傳云王事靡盬者言王事最急也
共周南王室如蠹語意正同郊云皇
事無不攻緻其說也

也行也。栩也。皆櫟之通名。椽。鹽。不攻緻。稚也。孔氏曰。鹽與
斗子。煮食可止。飢。穀。堪。染。皂。鹽。不攻緻。稚也。孔氏曰。鹽與
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
皆謂之蠱。是鹽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李迂仲曰。王事靡
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執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
母。故作此詩。言鴛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
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
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鴛連蹄。
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為之。
不復能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
故訴天而告怨也。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
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
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
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
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
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何食是為王事之未已也

范祖禹曰言勞苦之無已也

○肅肅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鴛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

戶郎反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

○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粟。粟類也。有數色。○

○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梁。嘗。食也。常復

其常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鴛羽三章章七句

陳少南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

陸氏曰說文字相次也。七。從十。蓋。楊。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從。十。云。鴛。行。以。此。也。

必均故君子苦之愚按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王介甫曰周禮司服所謂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呂東萊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為繡鷩音籠子

首章若謂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惟天子主之豈改非藉王制之統亦不進于列侯也今晉國既陷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之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乎人心而人將曰彼之七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元得哉後矣是豈雖有衣不耻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此我之所請也不朕我自負之我自服之美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

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李迂仲曰桓叔生莊伯鯈鯈生武公稱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

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

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輔氏曰

檉杭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李迂仲曰唐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

安本色耳此詩與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

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輔氏曰

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

二章我既奄有晉都。即吾不敢當于諸侯。亦可方于天子之卿。則六章之衣。固我之所必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豈曰元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于天子。則有以杜絕乎眾志。而人將曰。似之六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得保其終。豈我雖有衣。不非子之衣。為卑且煥也。此我之所以清也。不朕我自。有之。我自服之。美不可。而必于請命。故夫以。我居。晉國之人。而為王請命。之。其。慢。死。孔。也。彼。豈。真。知。有。王。哉。特。以。心。所。不。與。非。假。王。當。元。以。定。晉。耳。豈。王。反。復。其。室。玩。而。許。之。可。勝。惜。哉。

言通雅 卷六
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蕃鎮狀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煥於六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王介甫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
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煥煥也言其可以久也呂叔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二句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
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于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

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冀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于郟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于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各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愚按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則魯桓公以弟弑兄及沒莊公則使榮叔來

詩通雅 卷六 十四

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然以釐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迷先幾者信矣

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

首章意謂賢者未嘗先用世之心而亦特以行其道者則在乎有可為之勢以令觀之擊蒞可以休息也若有杖之杜生子道左則不遠以為人之休息矣我之衰弱不臣為賢者之恃賴而猶道左之杖杜

畫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愚按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許世子君之罪况武公篡逆如此而講命之事反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誅賊黨於千載之上矣然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

有杖之杜生子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

詩通釋

卷六

韓詩作逝

十五

也則彼君子者雖以行道濟時為心然亦
報其有可資之德而後就之也彼安肯顧而
適我哉賦寡弱雖不臣以致賢而後後商
唐之旧振厲叔之基非斯人不可也故我中
心好之而寡弱之誠豈有不能以自巳者
說約晉國亦仕國也寡弱辭詞本非
實說曷飲食之有不可冀望之意
正好之深也

二章有杖之杜而生于道周則元可死
之資矣我之寡弱而不臣恃賴亦然是
也則彼君子者安肯顧我而未遂哉賦
我中心之好惡及乎不能忘也果何自得
而飲食之以表子之誠乎夫人之好賢
不干其得而予心之誠其不誠賢者
之從人不資于人之勢而視夫好賢焉
其不為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
不至而 寡弱之是也哉

晉章意謂人情甚樂于相保甚樂于相
睦也我于君子之未帝蓋有不能以為
情者矣彼葛之生也則索于楚藪之生
也則蔓于野是物皆有所依矣君子之
所美而依托以終身者猶不在此則誰
此美乎惟得此于此而已安能以爲情
耶

言通釋 卷六
呼報之曷飲於鶴食音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
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
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
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
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噬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叶上與反

興也藪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

也○婦人以其夫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

藪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藪之

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管域也息止也

詩通釋

三章今夫門之中有自枕為別樂然
而華美矣有錦衾爛兮而鮮明
矣而予之所美者特不在此則樂自
樂而爛自爛耳誰而獨處至且乎
此枕衾亦增吾之慨也哉

四章夫我之獨居如此固靡夜而不思
矣而切至之情尤甚於冬夏為蓋
時之日夏日為最四時之夜冬為永
隆冬夏而往居則憂思之切殆與此日
此夜而俱永者矣奈之何君子之歸死
期或若非吾之所及見也要必矣能
他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為是
聖聖潤之公寧及有異心耶

末章彼冬之夜為最長矣我也如此
冬夜何憂之日為最永矣而我也如
此夏日何憂已君子言歸死期恐不
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
其室焉則生是病于阻隔而不得
以相親死得得以相從而不終于遺棄
吾心無子其少慰矣不知君子而諱吾
心者乎夫婦人之于夫而思之切者固
人情之常至于思之專而不二其程
者則唐風之厚也先聖之遺以不
遠乎

首章意謂最不可听者諛人之言也
為其所惑者至千怪千生奸者之過
耳何也彼冬生于陰首陽之巔非其生
生之地也彼諛言之人季亂是非以
眩人主之聰明者乃謂首陽之巔
豈而予听之遂欲采苓于首陽之巔
乎則其事之无稽甚矣然諛人之
為是言以惑子者正以惑子之听而
未可遽以為信也姑置之姑置之而
无遠以為然徐宰而審听之則奸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且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

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

張南軒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

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

此唐風之厚也非精意

○冬之夜叶音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左公曰丘公寒僻餘其哀然而不來

葛生五章章四句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

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程子曰

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

存者非悼亡者此詩思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人反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季迂

仲曰亦名雷首山愚按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

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

注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巔山頂也旃

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

可憐而足是非非昭然莫掩彼人之造
言者胡得以信其奸哉何子之不
然也

二章彼苦生于田也子信虛誕三人遂欲
采若于首陽之下乎然人之為是言以
告子者誰子也苟不遠以許之姑舍置
之而死遂以為然且徐察而審听之則
是非死听回五彼造言者无得以信其
奸而諛自止矣胡子之不然也

詩通釋

卷六

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
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彭氏曰某

氏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
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為
言者無所得或曰興也下章放此呂東萊曰采苓采苦采

而自止矣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堇茶
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

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果作於其時也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黃實夫曰鄭衛齊陳

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

末章彼葑生于圃也子信虛妄三人遂欲采葑于首陽之末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誰子也苟不遠以從之姑舍置之而無遂以為然且徐察而審听之則真偽莫掩其宜彼造言者无得以肆其奸而諛自止矣胡子之不然也吁詩人諷刺之言而深且切矣听言者可不悟哉

詩通釋

卷六

十八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近烏鼠山初伯益佐禹

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

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仲湣決居西戎以

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

養馬於汧牽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

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

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

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

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

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李迂仲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

岐而卒至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

里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昭元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秦即今之秦州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

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愚按秦州即今鞏昌路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

今安西路興平縣並隸陝西省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孔氏曰

顛額也今之戴星馬王介甫曰白顛蓋名馬驕騶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

詩通釋

卷六

首章意謂事也子習見者不之而
出子創見者為可誇也若君置戎之
殯而受岐豐之地則凡禮儀之備何者
不見其可美耶彼車所以載行也若
白為大夫非死車也而未必祭也今則
有事鄰也而備上公之制矣馬所以寫
車也若君白為大夫非死馬也而未必
祭也今則有馬白顛而空天閑之選
矣以至寺人所以傳命者也若君置
車有使令而寺人之令則未有也今則
未見君子而先有寺人之令假以傳命

而後入矣。凡此皆昔所未有而今有者也。豈非吾人之所深幸哉。
○許南台曰：晉孝朝見其君而誇其所有，三章既見其君而率其所有，其得見蓋再因寺人之令而得之。○徐氏曰：章首兩有寺人，可見前此則無之意。○微言：車多則聲繁，故朝之於馬，多則色奇，故有白顛者見君，蓋其勇，虛不同，言將字意在。

二三章天以國家初興而禮儀盛備也。此正君臣晉慶之時也。可不及時為擊手。彼阪則有漆矣。阪則有栗矣。我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樂之。並坐鼓瑟必繁相樂之情焉。若在令不樂則折者其羞。蓋幾何時而為樂哉。國人誇美其君而簡易相親之俗也。故感慨之氣如此。而岐豐之序之風變矣。世道升降之機在焉矣。
○徐氏曰：君臣坐也。便是並坐。不必此言。○李氏曰：逝者此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衍美各四句分上與其作樂以為樂。下嘆其宜及時以為樂也。以地有所產入不可無。樂為與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並坐。亦是國人非與君並坐也。

丁氏奉曰：平易近民。必師之。奉於是。字始大厥後高鞞。委法臣下。不敢視而奉。遂亡嗚呼。豈惟哉。

詩通釋

卷六

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嚴氏曰：寺人闔宦。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常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

逝者其耄。田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耄矣。劉辰翁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嚴。既見君子則共之。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強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安能色。以待數十年之意矣。

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耄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据其他諸詩皆不可考。愚按：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

首章蓋謂五君而也末為諸侯之時雖皆田獵矣但軍馬則未備猶子則未備人則未備射御則未善詩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然耶彼方其將特也馬以駕車則馳馬如駢而且極其肥大為禮以御馬也則兩雷納之於缺亦書揮之於手豈斯時也駕言行狩也則左在率從以從公于狩焉凡此車馬之善僕從之多皆昔無而今有者也何如其盛耶

○吳省卷曰三章是往狩於是方得三章單狩皆創見誇美之也○陸氏曰二章要見有岐豐三王政有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禘禘之地意獸之供食各有時前故曰時杜人君田獵虞人張翼合圍以待射故曰奉時禽在者六次五年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解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尔

二章及其方狩也虞人翼獸以待射固奉此及時之牲矣而其辰壯則甚大焉公于斯時也命御者使左其車而依乎逐禽左之法而公之舍拔即無不獲而中乎秋之左焉左此翼射之儀射御之善皆昔無而今有者也其可美何如哉
○顧麟初曰奉時辰壯不重意獸之多只重翼獸之儀○微言公曰左之逐禽左公所乘之車共馳逐之車不同而左即左是御者正合馳逐之法而舍矣即中是射者復有破之能射御之善俱歸君說蓋左旋雖在從後而命之亦自君故也
翼驅也言其翼謂驅獸而逐之一處以待君射也

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

駟馘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莫反子從公于

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馘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缺決與轡同故惟六

轡在手也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媚子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唯手是聽也

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嚴氏曰駟馘孔阜言馬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

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壯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反拔蒲末反則

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者獸之牡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

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氏曰冬獻狼以下皆天

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

人之文以解時牡耳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碩

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

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逐禽

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

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拔矢括也孔氏曰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標

括以鏃為首故援為末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

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

詩通釋

卷六

廿一

非章之自其軍狩之時言之上自我公
之尊下及徒御之屬皆遊於北園之幸
以行其行狩之勞矣至於四馬亦無侯
於地馳既閑而調習焉又以審鏡三程
車載夫長喙之儉短喙之敬驕于以休
其巨力為是不惟人之勞逸有節雖其
大馬之微亦皆不窮其力其經理之周
又如此凡此皆非吾人之所習見者也
安往而不見其美哉夫以一田獵之閒而
詳致其誇美如此可以觀民情矣

黃氏注曰秦俗尚悍術獵馳逐其
常事至此則田而獲之而休皆有儀
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改曰人美之

言通雅

卷六

反歇許竭驕許喬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也鸞

鈴也効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去又逆之車置鸞於馬銜

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驅禽逐前趨

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去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儉歇

驕皆田犬名長喙諱曰儉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

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去擁田犬者亦此類愚按韓子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云云

駟驥三章章四句

輔氏曰駟驥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犬獸

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被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載歇驕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驥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孔氏

曰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囿者城養禽獸之所也黃實夫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

詩通雅

卷六

言通釋

卷一

首章謂我君子以君之仇為從從之
攀其軍容三盛何如乎但見戎車
車之收斂所載者有餘也伐其制而
擊也較大車而倍之而馳逐無不利矣
首有鞞焉從前軫以上曲枕夫梁之齊
束之文章歷錄然也服馬身來于鞞
固無不入之患而駟次其側不容
無以防之也則為之游環以取其外
之為為之骨軛以取其內入焉斯
則控制不逸將安於軌道之趨而
揮鞭有度自順習于馳驅之馳矣
手版馬頸當於軛固為承注之便
而駟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則
陰板之上係以駟馬之鞞焉旋鞞
之環加以白金之塗焉斯則駟有
所維將此揚子引車之力而環其節
不赫變于軌道之光矣乎車中所坐之
茵夫固車之藉也則炳然昭亮車之
變而文以示威者有不可等之色矣
持輻受軸之轂夫固輪之主也則制
度論大車之轂而暢焉以利用者無
脫輻之虞矣凡此皆小戎之制也使
馬有非良不為虛車之徒飾乎今
則豈與與焉為我駟馬者其力而不齊其
其如我之私情何哉言念我之君子溫然
和厚如玉之溫潤而可愛今方在板屋之中
使我思其人而不得見寧不我之心曲也哉

小戎 錢淺 反 收 五 蔡 音 梁 輈 陟 留 游 環 脅 驅 叶 居 懼 反
陰 鞞 音 流 釜 沃 音 續 叶 辭 屢 反 文 茵 音 暢 反 轂 叶 又 居 懼 反
騏 其 音 鼻 之 錄 反 又 言 念 君 子 溫 其 如 玉 在 其 板 屋 亂 我
心 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
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
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
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收斂也輿之內前軫至

徵言三章總是先言軍容之盛而後
及其私情全重公義上三章俱有車
馬器械而互相發明非謂一章主車
一章主馬三章主卷械也
同上首章以式字作主而後收身車
軫之制五蔡梁輈是車軛之制游環
皆軛是制軛之具陰鞞梁輈是係騏
之制車中之茵取其文以昭威武車
輻之轂取其暢以便馳驅而駟以騏
則馬良而車益稱先車矣又曰車
以左右為廣狹其曰淺深蓋從後視
之非從上視之也○徐儼曰輈輈端
之軛鈞衡以駕馬者輈長一丈四尺四
寸其一文在軛前輈則從軛前稍曲其
上至半為頸當輈端以下鈞衡具
四尺四寸則為軛以承軛衡當服馬軛
上缺去七寸以挽馬領於前使不得
去謂之軛形上曲者恐礙馬體
膚也○何確齋曰車制方者為輿
女上橫木為輈高者為蓋直而曲者
為輈之下之橫者為輈車拍琴之直
木為較較而較之間者為式之前三面
之材為軛員者為輪黃輪者為軸
輪之中持輻受軸者為轂梁於轂
者為輈輪之受輻處為身又謂之輈

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
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之 五五束也蔡歷錄 然
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
之橫衡於軾下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
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孔氏曰輈上曲句衡衡者阨也
馬之上衡之後則承前軾直逼後軾梁輈則穹其上以便
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輈
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游環鞞 斤去 環也以皮
謂之五蔡懸按梁輈即所謂軌也 游環鞞 斤去 環也以皮
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
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
之有鞞是也 左傳定九年往言如驂馬之 脅驅亦以皮為
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

詩通釋

卷一

廿三

行地處為轍之謂之軼。○許南台曰：服馬身夾於轅柱御國有帶汗而駉獨在外不得制其出入。服馬預當於衡引車，固有餘力而駉不當衡，不得別為二駉。然服馬四駉亦貫於環中，但言駉者以駉為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但言駉者其制重於駉也。○陳行曰：駉頭之出在駉前，用一版掩其前側，用二板掩其左右，橫側之版內共此軼相映，是謂相映也。故謂之兩駉。○孔氏曰：駉端作環相持謂之轡。○微言曰：我心曲就別離之情，猶言然方欲其勇於赴敵，不得多說。淳淳亮亮。

言通釋

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駉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塗續陰板，之上有續駉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孔氏曰：塗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駉環。塗續則是作環相接。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駉以引車，亦謂之斬。左傳曰：兩駉將絕是也。孔氏曰：駉馬頸不當衡則為二駉，係陰版上。今駉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駉如手，明駉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十四年：服虔云：駉車駉也。兩邊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駉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駉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駉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幅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

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

孔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孔氏曰：色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

馬左足白曰驛，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

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襄公報君父之仇，其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愚按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反。扶有。六轡在手，騏駼是中。音留。是中，仍反。騏駼，古花。

寺通釋

卷六

廿四

二章於軍中之盛，不但此也。彼馬以駉車則四牡孔阜，有以耐于馳驅矣。當以御馬也。則六駉在手，以制其連矣。其中三兩駉也。則駉其駉，兵事尚力不計於毛之齊也。其外之兩駉馬也，則駉其駉，兵事尚強不計於色之同也。蓋龍于盾以為車上之捍衛，則

合載乎二以倫乎破壞焉置載前以繫駟馬之內則清沃白金以壯子現夫以此車馬伐彼西戎在君子固無辭于後役之義矣然言念我之君子匪怒可親方今之彼西鄙之邑罪人未得將何以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一至此哉

○微言所宜不在其發重與驕驕上見非徒奔力不齊也亦見皆天下之名馬○黃氏曰前者今通前牌也看狹而車度一盾不且爲衛故念載之非此其破毀也○畫龍見變化之象合首見防衛之固條韜見維持之固塗金見文采之章冬自意在

三章然軍容之盛又不但此也西馬有甲皆以薄金爲之取其便乎旋習也而馬之被甲者且藉和而中節矣若牙有錢則以白金飾之取其利乎季利也而伐以自衛者且難文之炫耀矣藏弓有張虎皮爲之其文炳也馬膺有帶錢金飾之昭其也通弓于鞞而弓必備折壞乎以竹爲閉而約之以繩非以正弓体乎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在君子固无辭于後役之義矣然我念載之已久既會晤之无期載寢載興而起居之不寧焉是君子也言其爲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厥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倫于身而聞于衆乎迹而見乎遠秋之然此德音字夫良人可親也而不得以常接于目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之哉夫以從役者之家先誇其車馬之盛而後及其思念之情可謂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師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微言載寢載興只是不母於寢而與倒轉便不是○厥之二句一先說言其爲人好閑凝望而色蒼蒼者首自內及外無一非間之言也此本因思而

言通釋

卷六

驪是驂叶疏龍盾順允之合蓋以釁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爲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釁環之有舌也鞞驂內轡也置釁於軾前以係鞞故謂之釁鞞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孔氏曰制馬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內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爲釁也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音求矛塗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虎

報救亮鏤膺交鞞二弓叶姑竹閉緄古本滕直登言念

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良人秩秩德音叶一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群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公矛三隅矛也塗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公矛刃有三角塗白金飾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錞進矛戟者前其鏃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錞也銳底日鑄平底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畫日鐵鑄存去聲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鞞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景也儀禮作祕緄繩滕約也以竹爲

詩通釋

卷六

廿五

想像其人苦曰以彼其苦之失其言
矣○鄭氏曰賦之言其平日德性不
專就處夫婦上說

作言也曰此語有言蓋不以其卒
子敵也又曰兵不克利其卒手甲不
堅密其和獨回弩不可以及遠其短兵
同射不中

首章意謂夫人有可以徐吾念者則思
之而必欲見者其情也至于情為掛阻
則一觸目間皆巨增其慨矣予今章三
情于伊人子彼蒹葭之生也蒼蒼而未敗
白露之降也凝結而為霜此正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之時也於此有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彼此異地豈有以動吾之
思為使求之而可得則吾之思猶可以
自慰也今為溯流而上後以求之意其
可得于上矣夫何道阻且長可慕而不
可至也又嘗順流而下後以求之意其
可得于下矣夫何宛在水中央可望而
不可即也蒹葭之極目也白露之
橫秋真有難乎其為情者矣

微言在水一方其想像其所居亦
有定處也宛在水中央亦在一方上
生出○鄭氏曰宛在水中央想像摸
擬恍然如見之態若髮若聲若氣若
沒此等語吾不能不從未殆神化所

音通釋

卷六

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記說明
器之弓云有鞞注云鞞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
也以竹為之然則置弓鞞裏以繩係之李寶之曰祕狀如
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
序也李迂仲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
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温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役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

古恬 葭音加 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路所

反

洄音 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

蒹似萑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蘼廉葭蘆也嚴氏曰

蒹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強山陰陸氏云今人以為蘼箔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葦萑葦也又各離亦一物而四名蒹葭萑三物共十一名 蒹葭未

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

詩通釋

卷六

至耶。○上下求之而不得，此章可以惡會，豈更有求而不可至之理。○理之即在目前，就之又若隔遠，此托言不可得親也。○宛然字最可玩味。○道阻且長，俱在波濤之洄，清上看曰且，騎着水勢高注而難上，曰且若若水勢渺茫而難值。○徐氏曰：兼葭二句形容秋色蕭索淒涼。

言通釋

卷一

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

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

至也。小渚曰坻。

○兼葭采采。

叶比禮反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叶以始二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叶羽軌反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

也。小渚曰沚。

兼葭三章章八句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如渥丹。其君也哉。

叶莫悲反

叶將黎反

○微言其君也。或語氣似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反照自見。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

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

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

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其表亦希。與所者矣。

卷一

十七

詩通釋

十七

詩通釋

十七

首章。兼葭。謂事有出于習見者。不且為異。而惟得于創見者。則深可誇也。○彼終南之山。果何所有。則有白色之條矣。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子之封。而為諸侯之貴。其至乎終南之下也。豈無所有乎。則見其服于身。物采章于七命。而有錦衣狐裘之服矣。見于而若。氣休移于可齊。而有顯如渥丹之容矣。有此衣服。有此容色。徑登于臨御之時。允乎千乘之具。豈不稱其為君也哉。○徐微。曰。以終南。與君子。以條梅。與容服。下章亦狀君子。至此亦見始。而新都。意但不可盡泥時說。○又曰。以錦衣。而加於狐裘之上。以裼之。狀而。猶於裳之上。○微言。類如渥丹。之。移也。玃玉。將。七。服。之。改。也。見。能。復。向。之。猶。衣。

二章瞻彼終南之山何有君子則有廉
 角之宛矣寬平之堂矣我君子承一
 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止于終
 南之下也果无所不有言其服則黻
 綉于裳而華采可觀矣言其佩則
 玉綬于身而將將有聲矣居此位服
 此服始必長久安寧不享于壽考之
 慶而常為終南之所愛戴也豈非君
 人之幸哉夫岐豐之民周之遺民也
 南山之歌則知有秦不知有周矣此
 秦之所以強而周之所以平于秦
 也

○黃氏曰黻衣繡裳版形而繡之於裳
 亦衣也認為二物則詳嚴形如亞上界
 字因謂之黻○毛氏曰黑些青謂之黻
 五色備謂之繡
 ○說約此布當以終南之有紀有堂
 與君子之有衣有裳有黻必在裳
 而衣既大名黻衣繡裳不妨開說
 也壽考不忘只連佩玉將將言
 佩此玉於無窮也

首章意謂天下之不易得者賢也所
 貴乎為君者得而留之以福子孫
 黎民可矣良何不幸而遭此劫
 禍耶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
 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奄息
 矣夫以人從死已非愛民之心然使
 從死而不及人則其可哀不如此
 之甚也雖此奄息才德少微雖一人
 之身乃百夫之特也今乃生納于壤
 當其臨穴之時而惴惴然戰慄焉可
 哀甚矣彼蒼蒼者天福善禍淫此常
 理也胡不佑我良人而殲我良人之
 命如此乎然是禍也若可質以他人
 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非不
 愛其身而少從死為不之畏也蓋彼
 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堂故
 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如
 卒不可贖何哉
 ○朱克升曰必以兄弟長少為次序
 ○黃氏曰黃鳥者魯羽也三美人所愛
 惜乃止於棘上曰羣亦人所常采楚
 亦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駭皆取以
 與三良之死非其所也○微言三良果
 自欲以身殉則詩當言代不當言贖
 着一贖字故有迫於君命者然故

亦車鄰駟職之意也

劉辰翁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
 戾也繡刺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
 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子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襄公

亦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主意四句分以黃鳥之止得其所與三良之死非其所與至四句止百夫之特以才豆振俗說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

叶戶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音尖

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

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質茂也

○秦穆公卒

孔氏曰穆公名任好

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孔氏曰殺人以葬環

其左右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

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

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呂東萊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微言曰防曰禦亦只言一人可以抵得百人非謂其武勇之能悍禦也

劉氏曰始作俑者夫子枕謂其死而秦武既用殉五傳至穆公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死驗孰知傳至莊襄而呂氏之子遂絕屍氏之屍惜始皇不監驪山葬后未三年而呂氏之嗣又絕嗚呼花之禍及子孫如此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

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

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

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肯子魏

穎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

罪乎陳少南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

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

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唯堂未徹無所復

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又按史記

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

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始皇葬驪山

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愚按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最為有據

歎伊橘反彼晨風叶孚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說通如何何疑怪之詞

興也歎疾飛貌晨風鷓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鷓青黃色燕

疾擊鳥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雀食之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歎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

首章若謂夫婦之情无所解於其心者也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以忘情哉今統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北林物尚有可歸矣況我以君子為歸者也嗟遺于外而使我未得見之是以念此身之死依愛心欽欽而不言言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彼君子者亦宜以心而体心矣如之何如之何忘我之夕手使忘我不如何嗟遺若星之久哉

○朱克升曰物有所歸則意甚得與人無所托則意不志

顧澤初曰愛心欽也但愛而不忌耳過可樂悅可解也靡樂有抑鬱與耶不能為情者然但止于愛而不學耳如醉則昏迷亂愛心更甚矣

○魏豹亦至四句止未見二句言愛如何二句言忘在彼也方說忘我實似言忘之久不可因廢多語入實貴也

○王肅曰駁之言六推所見而言○章小東曰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鬱也而靡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契濶之約而旋師之元期乃忘我之多至此乎

三章彼山則有苞棣矣陸則有樹檉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沈迷而如醉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思借老之信而返旋之元日乃忘我之多至此乎夫既明言已之不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宜忘情于我至其最盡若婦人若其可謂賢矣

首章若曰恩意不殆于平時則不忌以共事于一且我之所以欲共子同袍者豈以子之死而故共子同袍哉蓋以卷王之土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其公或中外有警以王命而興師則將修我戈予共子同仇于鋒鏑之間而相死以盡職豈然則忘于一袍之同者為是故耳豈曰无衣云乎哉

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廢廖音移之歌同意蓋秦俗也愚按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

○山有苞棣盧狄反叶隰有六駁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陸璣曰樹皮青白駁犖

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六駁矣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音梯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檉赤羅也陸農師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子同仇

賦也袍襦孔氏曰玉藻云纁為襦純為袍純也著新綿名為襦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

許慎曰三章一意言居國愛於平時
正欲其進雅於臨時也○黃氏曰我赴
敵而子未嘗後至十滴凍而我未嘗
却之是曰同仇

三章然不但同袍也雖裡衣之足亦
必與子同之非謂子之无衣而濟子以
沃也蓋以王子與師則將修我矛與
子偕作而共為濟之也蓋天惟其子
自作此所以與子同沃也

末章又不但同沃已也雖下衣之當亦
必與子同之非謂子之无衣而濟子以
裳也蓋以王子與師則將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而共為濟之也蓋天惟其
子同行此所以與子同裳也秦人平
居相謂之詞如此亦可謂學于戰門
勇于公義矣其當時然道之仁義則
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秦政周土周先王遺化猶存情秦不
善用之善以武事而不知禮於是
思烈之氣無所究行遂至相夷而
漸以醜噴而秦民之不幸也尊氏
者可以思矣

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曰以子之無
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子與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
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
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陳君舉曰襄公攘西戎
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
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
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歎
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與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王子與師脩我矛戟叶訖
與子偕作叶反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
長丈六尺鄭氏曰車
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脩我甲兵叶脯與子
偕行叶戶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
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
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
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翹愚按過秦
論注云舉也八州而
朝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
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

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
 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
 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
 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輔氏曰
 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質及周秦所
 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
 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
 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
 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
 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
 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
 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
 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疊
 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
 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
 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

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
 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
 者尚異於
 列國也

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耳也毛氏曰母之出

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
 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
 也路車諸侯之車也重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
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

首章蓋謂人情之感莫重於別離而况
 甥舅之間尤根于天性之愛乎誠以我
 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
 顧晉之字盟有托而秦之後會又斯勤
 薄言送之至于渭陽之地而祀饗以告
 別焉然行必以贈禮也將何以贈之乎
 蓋我舅之往將以調侯爵之封則路車
 乘黃皆其所宜乘者也我則以此象路
 之車四馬皆黃以為贈焉庶有以表其
 返國之行而甥舅之念將于此而少致
 之矣

○鄒以山曰送之不必說贈之不必說厚是叙其事嚴矣

必章然我舅也兄弟凡九而彼徒得以嗣位顧康之者得以復與而死者不可以復見我送舅氏終之我思切於存之感豈然行必有贈禮也又將何以贈之手我舅之師時以在諸侯之位則瓊琕玉佩皆其所宜佩也我則以次王之瓊琕與夫瑇瑁之玉佩以為之贈豈無有以備其嗣位之飾而窮舅之情將以此而少辰之矣夫也子於舅送之既益其情贈之又益其利至誠惻怛之心溢于言意之表康公此舉亦可謂愛矣

言通釋

國皆諸侯也故人乘黃四馬皆黃也嚴氏曰何以贈舅氏君之車曰路車歉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何以贈之瓊瑰古回玉佩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嚴氏曰送舅而有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

曹氏曰玉佩珩璜琕瑀之屬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

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

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

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

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謝疊山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

漢張氏曰康公為大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愚按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

于令狐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

詩通釋

卷二

三十四

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天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天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首章蓋謂人君之待賢也。固貴禮意之勤于始。尤貴于禮意之善其終。吾君始焉于我也。屬我以渠之夏屋。所以供億我者。无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今也。禮意寢薄。非特渠之不能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於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也。其所以承禮者。是意也。意復可以久留也哉。

二章吾君始焉於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所以飲食我者。无所不周。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寢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於不能以進其前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棄禮也。其所以承禮者。是意也。意可以久留也哉。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叶音吁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

杜氏曰供綰億安也。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

叶已反

叶捕苟反

不承權輿。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方曰簋。圓曰簠。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孔氏曰簋以木為之。圓曰簠。方曰簋。內圓外方。四簋禮食之盛也。輔氏曰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戌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謝疊山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饑餓免死

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為賢者亦為可恥矣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舖歆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謝疊山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

化為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為中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卷第六

詩卷第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睢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
 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遇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
 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
 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
 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焉武王
 所賜三恪尊於諸侯甲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
 下車封黃帝後於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
 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
 於宋則陳與蓊祝是為三恪 大姬婦人尊貴好

詩通釋

卷七

首章蓋謂天下之不可溺者情也而其不可踰者禮也今子也以放蕩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惟遊蕩于死丘之上為一弊皆遠其所寄也信有情心而可樂矣但縱于情者必過于禮其見于容身者威儀喪失殆不可瞻望為又何責于情之美耶

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愚按今河南省汴梁 武元女太姬死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路有陳州及宛丘縣 俗化為男曰覡女曰巫

子之湯他即他今宛丘之上辰羊辰今洵音荀有情兮而

無望武方武兮放二反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

曰宛丘因以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

蕩於死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

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無冬無夏叶與值直置其

鷺羽五反

二章然于之遊蕩不惟死丘也而又死節其能鼓所以為樂之耶也則坎其擊鼓之聲聞于死丘之下焉且一持一時為然也雖冬而淫寒夏而盛暑彼則死矣死矣而擊鼓于其其鷺羽以為舞焉何有於時失事之憂乎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鷺好而潔白頭上有

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

而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李迂仲曰無冬無夏但

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宛丘之道叶徒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音導叶賦也缶尾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鼓缶而歌是樂器

坎卦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左

襄九年宋災具鞭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翻翮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序章所以為樂之節也則坎其擊鼓之聲聞于死丘之下焉且一持一時為然也雖冬而淫寒夏而盛暑彼則死矣死矣而擊鼓于其其鷺羽以為舞焉何有于長慮卻顧之心乎夫既刺其死矣而又刺其死即作是詩者其亦深思乎習俗之微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首章意謂人生行樂耳。我陳固以遊為俗者。夫誰不游而誰有今日之也。今夫東門之外言有粉焉。宛丘之上言有桐焉。地美美于此矣。且也子仲之子相共遊安于其下也。豈不樂哉。

二章然聚會必有期也。我其汝差。善且而約會于南方之原。良辰其美。第但所以暢吾逸豫之懷者。恒于斯矣。于是遂棄其所事。不續其麻。而相共婆娑于市。以往會焉。會焉之頃。而其樂當何如也哉。

主意善且乃晴明無風雨之謂。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一樣。往會必于市。即俗取熱鬧之意。然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鄭氏曰。殯麻者婦人之事也。○說通。市如河北所謂野集。廣中所謂野墟也。因赴市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

末章然既會之後。不能不贈也。豈故差擇善且而往。遂以其履而行。實心其樂事。并而所以綿吾繡。然之情者。恒于斯矣。且會焉。三際觀名。顏色之美。有如芘芘之華。然奇或過也。洵可以慰我心矣。于是贈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其樂為何如哉。夫男女聚會而叙其相樂之事如此。可以見其俗之不美。而其未亦必有自矣。

○通解。椒實芬。亦中州飲湯所尚。故以相遺。○說通。贈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手授也。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粉符云宛丘之栩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

下叶後五反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邵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

之女也。婆娑舞貌。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翺翺之義。○此男女聚會歌

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嚴氏曰。味此詩不續其麻。正是謂責之詞。非相樂之詞。首序疾亂之

說或然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續其麻叶謨反

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

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黃實夫曰。幽之風俗。其男耕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不續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毳。子公邁叶力反視爾如苾祁饒反貽我

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駸眾也。適行也。苾芘毗浮也。又名荆葵。

紫色。濮氏曰。芘芘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毗蜉。俗曰火

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眾行而

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芘之

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王日休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序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音西遲泌

悲位反

之洋洋可以樂飢

音洛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

為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

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

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妻必齊之姜音娶

首章豈曰居處宜色人之天欲存焉所貴乎君子者隨富而卑無求且焉耳彼棲木為門雖甚淺陋也為自我居之身在是則樂在是而容膝為安自恆夕子其有餘地矣不可以栖遲而游息子以彼泉水雖不可飽也然自我視之見乎此則樂乎此而隨流玩味自浮夕子其有真觀矣不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乎吾之自樂如此之安有求于人哉

三章彼河之魴齊之姜友世之所貴而必得者也吾于河魴得則食之不得則已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然後可以適吾欲哉吾于齊姜得則娶之不得則已豈其娶妻必齊之姜然後足以快于心哉

末章至子河之鯉子亦世之所貴而必求者也吾謂食以適口不必于美味也豈其娶妻必齊之乎夫以波蕩風靡之中乃能自樂死求如此衡門賢者可謂一也之焉士矣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子專以配身不必于貴家也

賦也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音葉

賦也陸農師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濮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也

愚按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而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首章意謂美色人之所欲而恒不可必得者也。予今始有深幸矣。彼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滙麻治其荏深之性。以為績治之資矣。况彼美色之姬。吾得以會之于此也。豈不可共之。而長言而慶歌于唱和之除乎。

詩通釋

卷七

東門之池可以漚

烏豆反

麻叶謨反彼美叔姬可與晤

五故反

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孔氏曰漸漬使之柔

鞞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胡庭芳曰補傳云陳風三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陸機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楊間一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頰反叶居賢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漢氏曰左傳雖

有絲麻無葉管蒯蒯與菅皆謂茗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

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牁盛貌。明星

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

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普計反

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之世反

詩通釋

卷七

五

首二章若曰期會男女之私也而信在焉。甚不可以相負也。何予之所期者而至于寡信若此耶。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而盛矣。况我之君子期會于此也。蓋將以譬昔願慕之私仲之一遊。是問也。訪意子必如期而至。而適我之願。奈何。期者昏也。今啓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有光。則將旦之候矣。而竟不至也。猶何心哉。

興也肺肺猶祥祥也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同上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

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
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
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幽閭希行用生荆棘新棘可以開折之

首章意謂人亦孰能無過惟過而後
為斯善矣何此人之死良也彼棘
之生也盛于墓門即不期于斧而
棘之所存且斯之矣此人之為惡
也長于隱微雖不欲為國人所知而
國人皆知之矣夫至于人知而有懲
創則尤可及止也今知而不改自時
昔而已然然非但一日之故矣人之
无忌憚如此又將何所畏哉
同上四句分上是以其不善而見知于
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之久也
惡不生于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折

與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之所知也

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反之訊予

不顧叶果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興也鴉鴉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鴉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
凶賈誼鵬賦是也今謂之鴉鴉亦

二章彼墓門有梅雖不期于鴉而梅
之所在鴉必萃之矣此人之不良雖
不期于人之告也而彼惡勸善人心
所同固有欲其惡以訊之矣夫訊于
人者能早而亟反之固尤顛倒之
患也今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
後思予豈能有可及哉夫嘆其積
惡之及者有絕之之意而慮其後悔
之晚則又有悔之之誠若詩人者可
謂忠告而善道矣

名怪鴉漢氏曰漢書霍山家鴉數鳴楚詞注鴉鴉二物又
云鵬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
炙莊子見彈而求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
鴉是也臠音壑

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
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

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

其茶反

有旨苕

徒雕反叶徒刀反

誰侑

陟留反

予美心

焉切切

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邛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侑侑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也濮氏曰侑謂誑誕則字與講同書講張為幻然似有

首章若曰夫人之情好所以有於防固起于其心之有常而由于防言之非間也予殆不能忘愛矣彼防之上則有鵲巢矣邛之中則有旨美之藿矣各有所止如此况此人也予之所美也誰復設虛誕之詞以侑張之而生彼搗貳之心乎是以使我愛之深至于心焉切切而弗能已也主意侑與詩同言予美本无備防彼何詩張偽幻造言生事以漬私搗貳其心使之侑張而无所定也

裝載增加之意以于美指所與私者也切切憂貌○此男其字之從舟也女之有私而憂或閒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侑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切切乎

○中唐有甍

蒲歷反

邛有旨鵲

五歷反

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

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

甍瓴

零

瓴滴

爾雅注曰瓴瓴

也○音鶉小草雜色如綬愚按埤雅鶉本鳥名亦名綬鳥鹿專所釋鶉草之名豈因其似鶉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二章唐中之路則有甍觀之甍矣邛丘之中則有旨美之鵲矣况此人也予之所美者誰復設為誑或之語以侑張之而開嫌疑之端乎是以使我愛之深至于心焉惕惕而不得寧也夫溺于情之所私而憂或閒之可以見性情之正矣

序憂讒賊也宣公好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舒窈窕兮

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

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

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兮

勞心慍兮

首章若日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佼者則僚然而美好矣斯人也固吾之所深思而至千竊糾者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窈窕之情使幽遠之不見則憂之益深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蓋不竟其揣摯之至者矣

三章不但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白皎人則憫然而宜爾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憫受之情乎使中心之煩苦者得以自秋也豈是以勞心為之慍然而動搖也

首章曰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况大君之奉勤非庶之視瞻係焉今吾君也胡為乎而往于株林也蓋將至株而往于夏南也然則非過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耳不然胡為乎株林也哉

興也。慍好貌。憫受憂思也。慍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兮。紹實照兮。勞心

慍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

又曰株王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

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邑外曰

又曰株王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

南孔氏曰以字配

南孔氏曰以字配

南孔氏曰以字配

二章然人之有所往也亦貴乎以其時也今吾君駕我乘馬而往詭于株野之中焉又不持一時說之已也但見乘我乘駒方其出以朝食千株如此而夕如此而朝何如子若是之死節也哉夫夏姬不可言也而但指其子以富乎詭刺之意後夏姬之類不可道也而但指其地以致乎惡上之情斯固忠厚之道而其宜亦不容掩矣豈非亦言之有法者歟

氏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

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

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秉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十年書陳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美一人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昔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編有脊

首章若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可慕而不可見則雖憂傷之切亦將如之何哉但寤寐無寐泗交流至于滂之而已矣是何美人之係予心也

滑柔而溫荷芙蕖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蔕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蔕莖下白藕在泥中者連謂房也。○茄音加遺音遐蔕亡筆反蔕音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鳥玄反

興也蘭蘭也卷鬢髮之美也。季迂仲曰蘆令其人美且悁鬢字雖不同其義則一。

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叶菡。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

三章彼澤之陂何所有也則有蒲菡其蘭矣有美一人則何有碩大而且卷然鬢髮之美矣于此而不得見其能忘情乎豈能以寤寐無為而但中心悁悒而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吾心也。

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閒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半章彼澤之陂何有也則有蒲菡其蘭矣有美一人則何有碩大而且卷然鬢髮之美矣于此而不得見其能忘情乎豈能以寤寐無為而但輾轉伏枕而不寐于席也是何美人之牽吾情也夫以相悅之人而思念之深如此已非性情之正而況若人也而思之至于傷乎此陳風之所以哀也。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
 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
 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
 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蘇氏曰變風終
 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
 不取也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
 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愚按
 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
 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
 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

鄭滅檜而處之故

知檜是祝融之境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

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

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

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人即檜之

之後於濟洛河

頰之間為檜子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

之鄭州即其地也

愚按即今河南省汴梁路鄭州是也蘇氏以為檜

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直遙反叶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嚴氏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

○舊說檜君好

詩通釋

卷七

十一

首章蓋謂人君之蒞國也當以政治
 為要焉而逸豫宴樂之事皆所
 宜深戒也何居之不終耶彼羔裘
 者諸侯視朝之服則服之以逍遙
 矣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則服
 之以視朝矣修飾美觀而付政事

于度外。國之不能自強。有以也。我懷國家之憂。豈能忘然。不尔思哉。但見愛思之甚。誠慮政之不修。而國日以弱。其苟心蓋切矣。奈何為而不思乎。
○所製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三章。羔裘。謂慶之朝服。則服以朝。朝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於公堂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尔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奈何如而猶不思三年。

韋章。吾又親為。哀如膏。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照之則有曜。非不榮然而光明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尔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為之痛悼也。奈何如而弗之思耶。夫以禮之小國。而又无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矣。詩人安能已于憂哉。

首章。蓋謂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今之莫能行耶。誠以父母之喪。再期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意之元未平。則有哀遠之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編素之冠。服于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恍惚也。而數瘠者。于望之切。而見之難。愛思愈篤。于勞心博。亡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
○通解。蓋幸其一見非幸。其已見也。勞心博。句。紫承。冀見之心來。

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張南軒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也。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古報反。羊號反。叶。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輔氏曰。勞心。怵怵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見矣。

厚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

是詩也。愚按。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庶見素冠。今棘人樂樂。今勞心博博。今。

賦也。庶。幸也。縞。素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

緣。邊曰紕。季迂仲曰。其冠用縞。以棘急也。喪事欲其縱聲。素為紕。故謂之素冠。

縱。爾。哀遠之狀也。胡庭芳曰。棘人。只是如棘之義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之貌。

○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愚按。喪禮再期而大禫。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各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日。

禫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

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季迂仲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樂樂者。今無

此人所以此心博博而憂也。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樂樂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季迂仲曰：言庶幾欲見服

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疊山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兮聊與子如一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

以布帛而猶存其。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蔽前者不忘本也。

今。我。心。蘊。兮。聊。與。子。如。一。今。我。心。蘊。兮。聊。與。子。如。一。

宋章素衣則素韠矣。安得幸而見此服素韠之人乎。望之深。我心為之蘊。若矣。若其幸而得見則斯人乃獨行守禮之君子。我則即此子優游于藝。則之中使心一。道曰。死彼此者。則我之素願而白慕之。不能忘者矣。夫當大禮廢壞之餘。而有終喪素禮之人。則天下之大經可正。而挽回世道之趨。實賴于是矣。此當時賢者所願見之切也。吁。意深哉。其有復古之心乎。

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詳之言。故也。

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二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臣

賈之曰：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曰：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

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其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
也季迂仲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哉
 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

首章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孰知意亂之世反物之不如乎。彼下墮之地有長楚焉。其枝則倚。惟而乖。順且少。好而光澤焉。夫今之惟。悖者亦多矣。子何往不終耶。死知故也。死知則苛政之極不為之驚。暴斂之虛不為之懼。故得以各業滋長如是也。吾其樂子之无知矣。使吾亦如子之无知則安有如是憂哉。
 ○朱氏通行曰長楚。宜下。陸政曰。隱有其枝。倚。惟。始。出。柔嫩。之。少。好。而光澤。子之。得。全。次。天。者。惟。無。知。也。予。方。苦。已。之。有。而。安。能。不。樂。子。之。

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反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序刺不能三年也
會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宰我謂期可已矣齊宣

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隰有萋楚
反 楚猗於可 讎乃可 其枝天於驕 之沃沃烏

反 樂洛音 子之無知

賦也萋楚銚遙 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曰葉如桃而光

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業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樹猗讎

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政煩賦重

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詩經卷之七

次章隱有長楚其華則倚惟而盛矣且天之沃沃而有以若其性矣所以然者惟无家故也无家則苛政橫征不能為之累其相與于大造之中也宜也吾其樂子之无家也使吾而如子之无家則何若此困哉

三章隱有長楚其實倚惟盛矣且天之沃沃而有以遂其生矣所以然者惟无家故也无家則苛政橫征不能為之及其相長于化育之內也宜也吾樂子之无家也使吾而如子之无家則何若此苦哉夫人之所以哭于万物以其有知也乃自嘆其不如鳥則不審其生也為人上者何以使民至此極耶

首章蓋謂天下之治乱係王室之盛衰此固恒情之所忽而瞞世者所為深憂也吾豈有愧于周豈常時風發則有天怒之示乎車偈則有震輶之虞故中心為之怛然者宜也今匪風發也匪車偈也而顧不免于憂者特以顧瞻周道昔之朝周者皆由此以歸往今无復有朝周二道故我念王室之衰表而中心怛然有不勝其感慨之至者豈心風發而車偈哉

三章常時風飄而車偈則中心為之有傷矣今匪風飄也匪車偈也特以顧瞻周道莫有朝周之人乃為王室之陵遲是以中心為之憂乎而特此為耳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方無胡瓜二反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發叶方反今匪車偈起竭反今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

旦悅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符遙反叶匹妙反今匪車偈符遙反叶匹妙反今顧瞻周道

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鬻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

幸夫我切傷周之念如此。昔使有朝周者。吾豈不有以厚之乎。是政也。我所欲也。誰能言焉。手有則我願為之。既其金鷲。然則方今之人。誰將西歸于周乎。有若人焉。我則願慰之。好音揚其志。懷其節。以壯其忠。義之行。若。是固所以厚乎斯人。每歲饒便。天下聞之。而有以激發其尊周之忱焉耳。奈何。今死此。而吾之好音。其將誰懷。忠之。而但竟。何以自解耶。吁。作是詩者。亦可謂心乎玉堂。

○主意嘉善。王。皆可喜。以顯之事。故以為與懷字。註以慰字。代之。是慰。其懷也。非是懷。這好音去。贈他也。指在周之東。故曰西歸。要見思王之遺德。念豈獨三。故郁焉。

興也。既滌也。鷲金屬。孔氏曰。孫炎云。關東謂甌為鷲。亨魚用金不用甌。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既其金鷲。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黃實夫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

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

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歌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愚按。今東昌路有曹州。隸山東。東西道。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蛄。乞。蠅。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孔氏曰。陸璣云。蜉蝣。甲下。

首章。意謂人死。竟于何日。目前之憂。而責有久遠之慮。我現此虫。之類。有蜉蝣焉。羽翼鮮明。衣裳楚楚。之可愛也。朕朝生暮死。不能久在。則所謂楚。之在。或朕則令。玩知。而心遠慮。福必生于旦。夕者。何以異于是。故我心深以。

為憂而欲其于我帝處于以細娛
之不可玩遠慮之不可忘無几可
以有備而无患矣

三章又現蜉蝣之羽翼仇家之
衣服自一時觀之固如是其可愛
也然而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寔可
悲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
禍即隨之固无以异此也是以心之
憂矣欲其與我歸焉庶乎朝夕
共居得盡乎規戒之方而不至自
速其禍也否則其能免乎死亡乎

末章又現蜉蝣之掘閱則麻衣之雪
自一時觀之固如是其可美也然而朝
生暮死不能久存寔可慨也然則人
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害即及之
无以异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
我歸焉庶乎出入其遊得盡乎傲教
之道而不至自貽其殃也否則其能
免乎禍患乎夫既借物以飾其祀而
又欲為謀以善其後詩人之望斯人
益深且切也使元復聞知焉是徒寄
蜉蝣于天地尔矣其何以自為哉

首章蓋謂名器不可以濫施用舍心
貴于有道何今日之不然耶彼候
人以迎送賓客為事則何戈與袂
矣况大夫以正君善俗為戒必自宜
浚明者乃道為之若彼其之子道
不立以濟時德不立以弘化其不可
以居此位也明矣乃使之居大夫之

有翅能飛夏日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
陰雨時地中出 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
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
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
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
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
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
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若
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北反

○蜉蝣掘求勿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呂東萊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
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

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
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
人可哀也哉謝疊山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
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僖公子釋文
曰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言昭公未有考

彼候人兮何何可戈與袂都律都彼其音之子三百赤

芾芳勿蒲
昧二反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袂及殊也孔氏曰夏
官候人上

位而服赤芾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
謂之何哉

○主意此章是反與以候人何戈
殺之宜與小人服赤芾之非宜服
赤芾見小人得志而言三百又見其
得志者多也

音通釋

卷七

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八身荷戈設謂候人
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鈎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刀
但頭不向上為鈎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
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及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
芾冕服之鞞也嚴氏曰芾韞古字通用記玉藻曰鞞下廣
二寸芾制同祭服謂之芾他服一命緼溫
謂之鞞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緼溫
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緼
色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
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此刺其君遠
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被者宜也彼其
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
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眾此未
章所以有蒼蔚朝儕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實言也

二章彼鷓水鳥也鷓在水則濡其翼
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服大夫之服
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今在大夫
之位而服大夫之服則亦不稱其服
矣君何為而服之至此哉
○親約聚固謂鷓水鳥不宜
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之子不
不宜在位今在位則不稱其服
矣較為簡徑下章放此

三章彼鷓水鳥也鷓在水則濡其翼
維鷓在梁則不濡其味矣然則有夫
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宥也若彼其之
子乃凡品也今居大夫之位而蒙赤芾
之宥則亦不稱其宥矣君何為而
宥之以此哉

主章夫連君子而親小人此則小人
之勢安得而不盛乎君子之過也而
不宥或云親夫南山其草不蒼
兮蔚蔚有以極其盛多而朝且之間

○維鷓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其服

興也鷓音互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如鷓
而大喙長尺餘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鷓鷓也好群飛入水食
魚故各洿澤本草曰如蒼鷓身是水沫惟曾前有兩塊肉
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
河化為此鳥因名逃河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蒼蔚會今蔚於貴今南山朝儕子今婉於阮今變力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儕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

今季女斯餓

特通釋

卷七 十八

有雲氣而升騰于上。然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芾之盛。服其氣焰之盛者。何以异乎。且。視彼季女之婉兮。守不字之貞。若可以得志矣。而飢困者。何以异乎。是夫。柄國之術。而名器之濫。用舍之倒。置如此。則國家之敗。由官邪始矣。曹其何以為國哉。
又有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遭貧賤之困者。

貌○蒼蔚朝隤言小人衆多而氣欲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饑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序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今

興也鳴鳩戛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陸璣曰一

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本飼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首章愛謂大哉君子之心乎彼其形之威儀之間而心不有可美者乎彼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子儀一而餉之則至一矣况我淑人君子凡其見之于儀者抑且而慎密秩之而有常蓋有合陰顯實始於而如一矣然後之所任正君子用心之所任也後之一也如此則是其用心也收斂操持常立以為一身檢攝之至有化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矣後之一者非其心之結乎
斯持以化人而格天者恒必由之也若我君子之用心

平均如一也嚴氏曰郊子所謂鳴鳩氏司空如結如物之

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

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

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

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

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三章然此心結而後一即服飾之微而有其微存彼鳴鳩在桑而其子在梅子無定在而母則不移矣况我淑人君子心一則儀一吾見帶之垂于身者其

制則伊絲矣。弁之戴于首者其色則如駉矣。大服之有帶度也。此帶度之一端也。何莫而非心結之所形乎。

三章然君子之心然而儀。豈徒其其身已哉。彼鳩鳩在桑。其子在棘。子固靡常而母則有常矣。況此淑人君子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可觀可法。俾臧俾嘉而其儀自不差也。儀既不忒則令儀三以手法。三以表極。四國之人皆有規感而正其。失不

有以正是四國乎。○至意此章註中有常度指三章言。一指首三言不忒。固即是有常度。然上章註所謂有常度不差忒者。專指帶弁言。而此章儀字則即首章儀一之儀。不可執泥帶弁也。正四國如消其不一之心。化其不常之度。意主感化。說四國只就由自西境言。或作四方之國。似此固不相礙。

未嘗夫君子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于一時已哉。彼鳩鳩在桑。其子在棘。子固靡定而母則有定矣。況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極建于上。化被于外。有以正是國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愛國人之所賴賴者也。吾知等靜可以永年。敬儀足以定命。胡不享萬年之壽。使吾人永有所賴。而彼及道之化乎。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此詩人所以咏其美而深惜之也。

興也。鳩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鳩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鳩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它得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鳩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鳩鳩四章章六句。愚按：鳩鳩之子雖非一而鳩鳩飼常而鳩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有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壽翁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適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首章意謂王室者十國之所賴以為
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十國之民
其重困矣。君子有慨焉。彼泉水
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泉則
苞稂浸也。非惟死以遂其生且有以傷
其生矣。今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
不有類于是乎。夫冽彼下泉固浸彼
苞稂矣。當此困弊之時而慨然嗟嘆
也。則念彼周京矣。以周京為諸夏之
根本而衰微若此。何時復見周京之
盛而使小國有所利賴耶。

三章冽彼下泉不特苞稂見傷。而浸彼
苞蕭也。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十國困
之以困弊。何以異此。然冽彼下泉則浸
彼苞蕭矣。我也慨然寤嘆。當不念彼
周京之衰乎。

三章冽彼下泉不特苞蕭見傷。亦浸
彼苞著也。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十
國困之以困弊者。何以異此。然冽彼下
泉則浸彼苞著矣。我也慨然寤嘆。當
不念彼周師之衰乎。

若幸夫今日之困如此矣。進思昔
盛時也。如今也。即彼苞蕭。非非元
自而美也。由有雨雨之沃以膏之也。
每猶下國之得所者。由有王室之隆
以庇也。然黍苗既荒。而膏矣。乃又有
陰雨以膏之。則盛者其益盛矣。向也西
國有王民已沐其庇矣。乃又有郇伯
布德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尤當何如。
即今也不惟元郇伯之勞。而王室已
非昔日之王室。言之民何其幸。今之
民何其不幸也哉。
○王意言黍苗之生于地者。既極其
仁之美矣。而陰雨之降于天者。又有

此美詩非刺詩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音苦我寤嘆。念彼周京音居。

比而興也。冽寒也。嚴氏曰。冽旁二。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

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陸璣曰。禾黍秀為穗。而不成則疑

謂之。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

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

念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音疎。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璣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音霜。

比而興也。著筮草也。陸璣曰。似賴蕭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

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

形如菊。用其筮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著滿

百莖者。其下有神龜。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

爾變文。詳見大雅公劉篇。

○芄芄音工陰雨膏音報之。四國有王。郇伯勞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

侯有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季廷仲

州有伯是九州。○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

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輔氏

膏沃之園此黍苗之所以益盛也以此
四國三民仰王等三兵隆既已賴其得
所之慶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
益其勸勞之勤此十國之所以益安也
此本比序就用其語而相呼故為比
而只讀有會之此甚有理

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爾之意可見芄芄黍苗陰
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

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一陽在上

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如碩大之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

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於

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

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

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

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

非是坤卦純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

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

所以居變風之終也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陳氏

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

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

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居東萊曰匪風下泉

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

此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

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

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

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

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慨歎想慕之而

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

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

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

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風之於人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風則死

曰厲而不節則怨而不度天既賦與人而人不知節制

聖人欲變風之惡而為善以思治之精以示勸懲之

數以言厲之四句變之四五也

聖人欲變風之惡而為善以思治之精以示勸懲之

數以言厲之四句變之四五也

聖人欲變風之惡而為善以思治之精以示勸懲之

數以言厲之四句變之四五也

聖人欲變風之惡而為善以思治之精以示勸懲之

數以言厲之四句變之四五也

聖人欲變風之惡而為善以思治之精以示勸懲之

